



电影文学剧本

箭杆河边

刘厚明 原著

王素稔 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序 曲

片头字幕，画外传来序曲歌声，

一轮红日放霞光，
祖国建设繁荣富强。
六亿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党，
奋发图强志气刚，
把革命进行到底不懈劲，
咱大家要提高警惕，
把眼睛来擦亮。
请看这《箭杆河边》新曲剧，
通过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揭穿了反动地主隐蔽的豺狼。

字幕（唱词）：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六月月底，
发生在北京郊区修各庄，

蔣匪幫妄想竄犯大陸的消息傳出以後，
佟各庄掀起了一場風浪。

—

黃昏。夕陽的余暉照耀着佟各庄村外大道。麥地里的社員們正在緊張地將麥穗扎成捆，準備結束一天辛勤的勞動。

丰收的喜悅散布在社員們的心上、臉上，麥地里傳來他們興奮的歌聲：

麥浪閃金光，
開鐮收割忙，
人民公社顯出了威力強，
戰勝了天災，
打下一個勝利仗！

歌聲中，幾輛牽引着收割機的拖拉機駛向大道。

歌聲中，社員們挑着成捆的麥穗向村里走去。

歌聲中，社員們將成捆的麥穗甩到麥垛上去，麥垛越堆越高。

歌聲中，場院上的社員們緊張地翻場、揚場，麥粒在空中翻舞。

歌聲中，社員們排成一長列隊伍，挑着麥穗，走過橫跨箭杆河的木橋，奔向村里。

后边，挑着麦捆紧紧跟上队伍来的是佟各庄年轻的
生产队长佟玉柱和年轻的女会计桂荣。

玉柱愉快地招呼着走在他后边的团支部书记、民兵
队长保华：“保华哥！”

“哎！”保华向前赶着，招呼着，“桂荣！”

桂荣答应了一声：“哎！”跟着，她和玉柱一起站住，放
下挑子，扯下毛巾擦起汗来。

保华赶了上来：“你们这队干得可真快呀！”

跟着保华赶上来的是村里的贫下中农委员老吴头和
玉柱的姐姐、妇女队长玉芳。

“吴大叔！姐姐！”玉柱带着兴奋的笑容招呼他们一
下，又转向保华：“保华哥，明天场院上还得添人，你给动
员几个团员学学扬场啊！”

保华点了点头：“行啊，柱队长，我们团支部保证完成
这项任务。”

老吴头又是高兴又是感慨：“玉柱想得对呀！今年的
麦子收得好，比往年强。年轻人抢累活干是好，可也得学
学技术活。要不，光指着这帮老人，这十来万斤小麦得扬
到哪天去呀！”

“就是啊，吴大叔，这节气不饶人哪！咱们得抓紧
点。”玉柱觉着还要叮嘱保华一下：“哎！这事我可交代给
你这团支部书记了啊！”

保华笑了笑：“没错儿！我找几个棒小伙子和中学生

去談談，准成！”

玉芳也触起了一种想法：“玉柱，我們妇女里边也能抽几个上場院哪！”

玉柱漫不经心地应着：“行啊，去几个翻翻場。”

玉芳还沒来得及表示意見，一旁的桂荣听着可有些不滿意：“哟！你这个队长也太瞧不起我們妇女了，我們就只配翻翻場啊！”接着向玉芳說：“妇女主任！我可不服这口气儿！”

玉柱赶忙笑着承认錯誤：“好，批得对！”又向玉芳更正：“姐姐！那就挑几个棒的去练练供锹！”

說得大家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时候，从河对岸走来一位神采奕奕的老汉，听見他們的笑声，在桥上停下脚步。

老吳头正好面向着桥，看見了他，高兴地喊了起来：“哎！你們看，副支书回来了！”

他是村里党支部副書記、飼养員庆奎老汉。

大伙一齐奔向桥头，迎接他。

玉芳喊着：“爹！”

保华、玉柱喊着：“庆奎叔！”

桂荣也赶过来，“副支书，回来啦！”

老吳头見只他一个人，問道：“我說大哥，怎么老書記沒跟你一块儿回来？”

庆奎說：“老書記还得到县里去开两天会，叫我先回

来料理料理村里的事！”接着，他就詢問道，“老吳头！你不是說貧下中农小組要开个会嗎？怎么样啦？”

老吳头忙說：“今儿晚上就开呀。”

庆奎轉向玉柱：“玉柱，麦子收得怎么样啦？”

玉柱兴奋地回答：“今天大伙儿一鼓干劲儿，窑后头那一片全收完了。”

“好！”庆奎又問保华：“大保子，你这个团支书兼民兵队长布置好看場护秋了嗎？”

保华赶紧把大枪往肩后挎好，立正回答：“报告！早就布置好了。”

逗得大伙儿又是一陣大笑。

庆奎沉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說：“行啊。这陣子咱們肩膀上都得多担点沉重啦！”

玉芳領会到爹的話必有深刻的含意，忙問道：“爹！公社有什么指示嗎？”

庆奎提高一些語調，告訴大家：“有重要的指示啊！县委李書記給我們作了个报告。”

玉芳忙問：“說什么来着？”

庆奎：“李書記說……”

庆奎：（唱）

咱目前形势大好，

反动派却錯打了算盘，

蒋介石叫嚷要把大陆窜犯，
拼老命想变天要卷土重还……

玉柱听了，不很介意。

玉柱：（唱）

嗜！那不过是癞蛤蟆蹲在台湾
——瞎来叫唤！

庆奎：（唱）

……要咱们提高警惕，
敌人就在咱的眼前，
可不能麻痹大意，
对敌人要防范从严，
防备那四类分子趁机捣乱！

玉柱无所谓地：“几个四类分子还反得了天！”

庆奎看了他一眼，殷切地说：“可不能麻痹大意，万一敌人来个趁火打劫，损失就不轻啊。”

保华望着玉柱说：“柱队长，庆奎叔说得对呀。”

老吴头补充道：“是得留点神啊，狼总归是狼性啊。”

庆奎深表同意：“说得对！台湾的癞蛤蟆一叫唤，咱们箭杆河边的癞蛤蟆难免也跟着叫唤。得随时注意四类分子的活动。”

保华扶了扶枪：“您放心吧！”

二

翌日清晨。牲口棚外。

牲口棚座落在村里一条要道的拐角处，右边是村路，右前方是一眼水井，左边有一台磨盘。

庆奎挑着水桶从牲口棚里走出来，想给牲口打水。他刚走近井台，从村路上走过来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纷纷向他尊敬地招呼着：“老爷爷！”“老爷爷您早！”“老爷爷好！”

庆奎含笑点头，走上井台，放下水桶。

小学生们走近磨盘，看见对面走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蓬松着乱发，衣服不整，趿拉着一双破鞋。孩子们认识他，是村里一个不务正业的贫农二来子，他们不由停住了脚步，嘻笑着数起快板来奚落他。

二来子，想发财，
丢了锄头做买卖，
赔了一个精光精，
剩条裤子还露着腚。

喊完，孩子们哄笑着跑开了。

二来子虽然听惯了这一套，可还是很不高兴，赶着他们：“去！去！去！干吗老打击我呀，我这积极性还高着哪！”

孩子們跑遠了。二來子嘆了一口氣，懶散地走到磨盤旁邊坐下來。

井台上的老慶奎聽見他嘆氣，喊了一聲，“老二啊！”隨着下了井台，走到二來子跟前，問他，“還不下地去？”

二來子翻了翻眼皮，“嗯！我這不是正找柱隊長，給我分配點活兒嘛。”

慶奎直爽地說，“噠！現在耨地正忙，還分配啥，扛着耨去就得了嗎。”

“啊？耨地？”二來子捋起袖子來，“您瞧我这胳膊，一耨耨還不折了哇！”

慶奎耐下心來勸撫他：“老二啊！”

慶奎：（唱）

人往高處走，
水往低處流，
你照這樣滾蕩下去到哪儿算個頭！
你也該要點強往正路上走……

二來子：（唱）

您哪兒知道我的眼淚往肚子裡流。

慶奎：（唱）

只要你肯勞動，別再耍滑頭，
有什麼困難隊裡好研究，

帮助你解决让你糊住口，
你要积极劳动拿出劲头。

二来子扭过身去嘟囔：“哼！积极，这会儿积极没什么好处！”

庆奎惊异地：“你这是什么话？”

二来子信口解释着：“您还不知道哪，不是说蒋光头要回来了嘛，谁越积极呀，将来越倒楣。”

庆奎一惊，忙问：“你这话说哪儿听来的？”

二来子闪烁其辞：“打别人嘴里听。”

庆奎不放松地追问：“谁？”

二来子不经心地吐露出来：“万有孀子。”

庆奎暗自诧异：“她？”

二来子抢着说：“瞎，其实啊，要说蒋光头能回来，就连箭杆河里的傻鸭子也不信。……我干活提不起精神来，是我心里另有苦处。”

“有苦处啊，好！今儿晚上好好跟我说说。”庆奎像想起什么事要做，只好叮嘱二来子：“去！给那牲口喂点草去。”

二来子无奈地应了一声，走进牲口棚。

老庆奎脸上现出深思的神色，他才要举步，猛听有人喊着：“庆奎大哥！”

从牲口棚院后的村路上走来了老吴头和保华、玉

芳。

“庆奎大哥！”老吳头脸上余怒未息。

“哎！”庆奎急忙問道，“老兄弟，有事嗎？”

“是啊！跟你这副支书汇个报。”老吳头气哼哼地說，“昨儿晚上咱貧下中农代表在会上跟我提了个情况，說咱們村里出了股子謠言，說什么蔣介石回大陆是天意，說到时候越积极的越倒楣。”

玉芳紧接着补充，“爹，在我們妇女当中，也有人这么說。”

保华急躁地說：“这是要拆咱們的台呀，抓住他非斗他一家伙不可！”

庆奎沉稳地告訴他們：“这謠言我也听見了，刚才二来子在这里說过，他說是听万有孺子說的。”

保华一怔：“万有孺子？”

玉芳寻思了一下：“万有孺子？我想，万有孺子不是那号造謠生事的人。”

庆奎深表同意：“对，我也这么想。”轉向玉芳：“玉芳，你到万有孺子那儿去問問。”

“哎！”玉芳轉身就要走。

庆奎叮嘱說：“別吓唬她，最好把老根子挖出来才是真的。”

“我知道。”玉芳应着，急匆匆地走去。

老吳头接着对庆奎說：“昨儿晚上大伙在会上提了个

建議。”

“啥建議？”

“我們核計着，不能让佟善田再当車把式了。”

保华搶着說：“他是个地主，虽說摘了帽子，可是在这节骨眼上也不能信任他太过呀！”

庆奎說：“对！他赶着大車成天不在家，单来独往的，咱不好监督他。”

“我們团员里也提过这意見。”

老吳头越发坚决：“明儿就送公粮了，我看不如馬上就撤。”

庆奎点点头：“对！應該馬上撤。”

老吳头又問：“你看換誰好？”

庆奎略加思索：“我先頂一陣子吧，以后得从青年里培养一个車把式，好接咱的班哪！”

“我贊成！”保华高兴起来，問：“那您这飼养員的工作呢？”

“換我呀！”老吳头自告奋勇，“我也侍弄过十来年的牲口呢。”

“好，”庆奎說，“这事得跟玉柱商量一下。”

老吳头說：“对！这事得跟他談。”

“我給您找他去！”保华兴奋地走去。

三

地主佟善田家的堂屋。

佟善田的小儿子小龙坐在炕沿上，摆弄着他心爱的弹弓子，拉起来比试着。

地主老婆佟何氏拿着书包从里屋走出来：“小龙，给你书包。”

小龙仍然摆弄着弹弓子：“妈，今儿是麦假末一天，刘老师叫我们捡麦穗去，不上课。”

“我知道，”佟何氏塞给他书包，“多捡点麦穗，塞书包里，捎家来。”

“我不！”小龙扭过身去，不肯接。

佟何氏哄劝着：“好孩子，一会儿回来，妈给你烙饼吃，啊！”

“那要让人看见，怎么办？”小龙站起来，嘟囔着。

佟何氏瞪起眼来：“你没长着眼睛啊！”想了想，又耐下性来，“离他们远着点，快去！”

小龙无奈地接过书包。

佟何氏又想起一件事来，叮嘱他：“看见二来子，告诉他务必到咱们家来一趟。”

小龙走到屋门口，迎面，佟善田急匆匆地闯进屋来。小龙喊了声：“爹！”走出屋去。

佟何氏望了一眼佟善田，忙问：“龙他爹，到东村找

着郭守德了嗎？”

“找着了，都說好了。”佟善田向屋外張望了一下，陰沉着臉詭秘地說，“要打算干大事，就得靠咱們自己人哪。”他又問道，“哎，小龍干嗎去了？”

“我叫他去撿點麥穗。”佟何氏回答。

佟善田擔心地埋怨起來：“唉！為了幾顆麥穗，要是露了餡，就耽誤我的大事啦！”

佟何氏毫不介意：“沒關係，我心里有譜。”

佟善田不以為然地嘆口氣，急忙從屋里拿起鞭杆子，轉身走出屋去。

四

牲口棚外，井台旁。

玉柱的神色有些不耐煩，勉強耐着性子向慶奎說着：“慶奎叔！明天就要送公糧了，反正這個節骨眼上我不能考慮換把式。……”漸漸緩和了一些語氣，懇求地，“慶奎叔，您還是先跟代表們解釋解釋吧，啊！我也得下地干活去了。”

玉柱扛起鋤來要走。

慶奎態度很堅決：“玉柱，你先等一等！”

玉柱停住腳，慶奎剛要說什麼，忽然聽見一個小女孩的喊聲：“爺爺！”

慶奎的孫女夏花，懷里抱着一個書包，氣喘吁吁地

奔过来，举起书包給庆奎和玉柱看：“爷爷，舅舅，你瞧！……”

夏花話音未落，小龙从她背后冲过来，劈手就夺她手里的书包：“給我书包！你凭什么拿我书包！”

夏花抓紧了书包不放：“你凭什么偷庄稼？”

小龙蛮横地：“你看見啦？”

“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夏花順手从书包里抓出一把麦穗来，“人家撿的麦穗往場院里送，你倒好，一书包一书包往家里偷。”

小龙气虎虎地嘟起嘴来：“哼，你倒管得寬。”

“我就管得寬！”夏花憤慨地說，“哼，你爹是地主，你也学会剝削了？”

“你……！”小龙更加蛮横起来，冲向夏花举起手来想打她。

玉柱一把扯住他的胳膊：“小龙，明明是你不对嗎，这么大点儿手就粘啦。”

庆奎走过来严肃而又和緩地責备他：“小龙，在学校老师沒給你讲嗎，这集体的粮食是一个粒儿也不能动啊！”

小龙索兴撒起賴来，抹着眼泪：“嗯，你們仨欺侮我一个人，拣几个破麦穗也不行，要是从前哪……”

“从前怎么样？”夏花紧紧釘問。

小龙气哼哼地喊起来：“窑后头那块麦地，是我們家

的，連这个牲口棚子，全是我們家的，哼！”

庆奎不由一怔：“小龙！这话是誰跟你說的？”

小龙滿不在乎：“我爹！怎么着？”

庆奎紧紧追問：“你爹多会儿說的？”

“头几天。”

“他說这个干啥？”

小龙渐渐胆怯起来，只好躲閃地，“那你就甭管了。”說着，他猛地从夏花手里夺过书包：“給我书包！”撒腿就跑。

夏花紧紧追着喊：“小龙，把麦穗送場院里去。”

庆奎看了看小龙的后影：“好啊！”

庆奎：（唱）

修善田，想变天，
变天賬，給儿子传，
盼蔣匪回来好倒算！
活证据，在眼前，（轉向玉柱）
你还有，啥話談？
車把式再也不能叫他干！

庆奎激动地轉身走进牲口棚去。

玉柱一陣茫然。他百思不解，惶惑地拖着鋤头向磨盘那边緩緩踱着脚步。

玉柱：（唱）

修善田接受改造，
这些年没搞过麻烦，
难道他另有打算？
难道他笑里藏奸？
不能！
赶大事他风里雨里
——埋头苦干。
为什么他把被斗的田产，
教儿子记在心间？
难道他这样愚蠢，
信蒋匪能把天变！
好叫我左思右想，
心中烦乱！……

玉柱苦苦思索，信手把锄头靠在磨盘旁。

二来子从牲口棚里走出来，看见玉柱：“哟喝！柱队长，您早回来啦！”

玉柱有些不耐烦：“二哥，您怎么又没下地呀！”

二来子辩白着：“我找你有公事啊。”

“有什么事，快说吧。”

二来子试探着：“柱队长，明几个早晨，不是往镇上送公粮要个跟车的吗？”

“啊！”